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五

松陵朱鶴齡輯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註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日上有朔字

註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註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註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劉氏敞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于王王乃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于天子亦非禮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以錫命爲加服劉原父辨其非云是命爲諸侯或者併文定之說爲疑夫黻冕圭璧王所以命爲諸侯也　按穀梁云禮有受命無錫命愚謂錫命正也來錫命非正也來錫命如唐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錫命之說公羊杜氏不同以晉惠

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云賜以命圭是也以晉武公請命于王而詩有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之語證之則公羊云賜以命服亦是也故胡氏取禮經黻冕圭璧之說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傳衛成公怨晉故文公季年背晉而侵鄭襄公告于諸侯伐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公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註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告辭也　陳氏傳良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師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哀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　按晉侯使先且居

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葉氏云經言晉侯伐衛則襄公親在行矣下傳云晉侯疆戚田則非遣先且居胥臣矣合以經文爲正又傳云晉侯朝王此春秋僅事也何以不書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没其朝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註得臣即莊叔叔牙之孫謝錫命

衛人伐晉

張氏洽曰晉襄繼父爲盟主討衛不朝之罪衛乃稱兵報伐孔達

書人罪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晉侯疆戚田晉取戚田正其疆界故公孫敖會之註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禮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若一統志故戚城在大府開州城北七里　李氏廉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於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爲大夫專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憂倫反

傳楚子立商臣爲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以宮甲圍而弑之　此經之義胡傳備矣張氏洽曰頵在位四十六年僭王滑夏卒以欲易世子自取弑逆後世匈奴頭曼魏拓跋珪唐安

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李繼遷以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卒受禍于其子積惡餘殃千載一律

公孫敖如齊

劉氏敞曰左氏見當世諸侯喪而聘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　趙汸曰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聘問之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註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馮胡部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程子曰越國殺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雖忿爲晉所敗而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喻

秦而與戰故書晉及秦緣忿以再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傳書不時也註主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過葬十月故傳曰不時

張氏洽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始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高氏閌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虞主用桑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練主用栗僖公薨十有五月過練祭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欲躋之故猶未祔廟也是以謹而日之　汪氏克寬曰左氏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于廟鄭氏又云惟祔與練

祭在廟祭訖主返于寢其大祥與禫祭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
喪主于虞吉主于練于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殷既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
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說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
也　朱子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
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于寢
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以神事之也又曰穀
梁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左氏謂祔而作主則與
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謂烝嘗禘于廟又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
不合　按左氏不及虞練胡傳從公羊作練主練主者藏主也作

主不書此何以書譏緩也練主作于期年僖公之薨至是歷十有

五月踰期二月方作主是忘親也故譏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

書諱之也註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

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稱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趙氏匡曰此乃深責晉之無禮非謂公諱也或曰按是文當脱

一陽字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傳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註討元年衛人

伐晉士縠士蔿子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士縠出盟諸侯受成于會故貴而書名氏○陳氏傅良曰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縠主盟曷爲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于其甚則于其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桓文之霸會盟有大夫但書人必世子也得次諸侯之下自垂隴主士縠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皆與諸侯序 吳氏澂曰晉以士縠主盟魯以公孫敖抗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于伐盟主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得免于晉之伐也 許氏翰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于垂隴之會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詁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山堂載析

袁曰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爲災故書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此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故不復曰大旱如再曰大旱嫌于文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傳之解俱失之○王樵曰經書不雨有二有以閔雨而書者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也有以慢而書者此年十年十三年三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是也公羊

云記異不雨何異乎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傳逆祀也註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于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疏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弗忌云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明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卽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理必不然○范氏寗曰僖公雖長嘗臣閔矣臣不先君猶子不

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喻按文公僖公子也欲尊其父故升僖公主于閔公之上夫升兄降弟迹若順而謂之逆者僖嘗臣事閔胡氏所謂臣子一例也　張氏洽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　家氏鉉翁曰此一書而再譏也有事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　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禴祠嘗烝爲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以報彭衙之役註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

夫以尊秦伯　程子曰秦以忿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王樵曰自入春秋至此除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尊秦伯非經意趙伯循云聖人必不以秦穆悔過而卑中國斯言得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註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　吳氏澄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昏未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按昏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行于禫前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傳以其服于楚也註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張氏洽曰沈姬姓國　家氏鉉翁曰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于今六年晉不能聲罪討之而徒責脅從之小國雖服百沈何益于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註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君名　按叔服與王子虎明是二人胡氏承穀梁之誤而未正至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其疎也翟泉之盟必以天子命來接乎我非私交之比胡氏云不書爵譏之也亦不然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封殽尸而還

胡氏寧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以後不復報晉聖人取

其終能悔耳

秋楚人圍江

雨螽於宋

註自上而墮有似于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無禮于公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召公而盟之

晉不能以禮謝過魯不能以禮進退皆見之矣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以救江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陽處父伐楚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註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　陳氏傅良曰晉大夫帥師于是始春秋之始大夫將極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于是常書大夫必貶而後人之　吳氏澄曰江從中國受楚之伐霸主所當急救也處父畏楚之强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偏師獨出揚言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書法如此惡其不能救也　趙汸曰晉師起而解江圍書之所以示伐救之名義也但晉方構于秦不能復爲江出師故江卒滅于楚而前救亦不爲功矣　王樵曰杜氏謂子朱者伐江

之帥也聞晉師起而解江圍夫四年楚滅江江圍何嘗救也楚勢方張豈爲晉師一闚其境而卽解去乎蓋處父藉口以退師猶央泜誰子上之故智耳公羊云爲諼也爲救江而反伐楚張虛聲示虛惠無救之之實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傳卿不行非禮也註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逆者之名左氏以爲微者　張氏洽曰以禮聘不以禮逆之春秋書逆婦姜見不成夫人之禮也　汪氏克寬曰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畧旣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責文公首蔑通

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詳事同已貶則從同同也

狄侵齊

傳間晉有秦楚之難

秋楚人滅江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從中國而致滅黃書伐而江書圍者中國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黃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死于其位可知矣

晉侯伐秦

傳報焚舟之役　家氏鉉翁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

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報怨之故亟戰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責之　朱子曰胡傳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不如程子云微詞隱義未易言也　王樵曰晉人之報秦過當而意猶未已秦自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見伐不復報此秦晉曲直之分也其文則史人與侯亦不必字字有義　秦自殽之後怨晉而即楚陳君舉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氏澄曰孔達遭執之後甯俞代之爲政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霸主孔達歸而成公朝晉晉至是來聘于魯事大睦鄰以

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夫子稱其知可及葢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註僖公母風姓也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

仲子始僭尙未敢同嫡也　王氏應麟曰成風妾母也而稱夫人

公羊母以子貴之說最爲害義漢章帝不以尊號加于賈貴人晉

明帝不以尊號加于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註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註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

內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音若

傳叛楚即秦既即秦又有貳心于楚故秦入之林註鄀楚屬國○

季本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後爲楚所併遷于南郡鄀漁

仲謂襄陽宜城縣西南有鄀亭是也秦人入鄀時則尚在商密不

然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豈能越境而至其地乎秦自僖三十

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而敗于晉至是入鄀又將以通楚也

秋楚人滅六

註六國今廬江六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季文子聘陳且娶焉註行父季孫友孫　按行父之父無佚不繆見有刻作友子者誤註疏本作友孫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行父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自遂猶可敎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婚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前此雖桓文之霸止微者會葬凡諸侯葬魯往會則書之其有書葬不書往者往非卿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狐射姑怨陽處父以趙盾易其班使續鞫居殺之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註處父侵官宜爲國討故不言賈季殺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處父出射姑入君以此語之射姑怒出刺處父于朝而走　張氏洽曰狐射姑使續鞫居殺處父事已斷故春秋微之褻公漏言而害處父其事幽故書晉殺其大夫以

明之聖人于易節之初九明不出戶庭之理而於處夫之事著其用以示君臣所當謹密也　吳氏澄曰漏言是襄公時事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實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處夫繼書射姑出奔狄則實殺處父之罪不容掩矣　王樵曰凡云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謂見殺者本有罪而君與執政者殺之不以其罪如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處父言狐射姑不可使將此爲國忠計非有罪也襄公漏言而射姑殺處父于朝則射姑之惡不容誅矣今書處父以國殺使處父蒙罪累之名而不正射姑賊殺之罪其可乎或言處父黨于趙氏然處父與趙氏意雖私而言則公左氏謂處父還自溫易趙盾爲中軍帥恐無

是理豈處父有他罪而射姑之奔亦別有故耶是不可知矣此本

崔氏之說

晉狐射公穀作夜姑出奔狄

註射姑狐偃子賈季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註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天子諸侯皆先告朔後朝廟天子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政于路寢門終月故

于文王在門爲閏　他公不書閏月此獨書閏月者因文公閏不告月故特書之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　汪氏克寛曰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是時歴法差謬每置閏于歲終故左以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氣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昉于此　王樵曰猶三望猶者可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以爲無望可也猶朝于廟欲已而不盡已之辭也朝廟爲告月也朝廟視朔皆不可已也猶朝于廟而朔可不告乎此經文之意也公穀槪曰猶者可以已非也

七年春公伐邾

註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註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又滅之書取易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王氏葆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之

遂城郚 音吾

註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傳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註宋人攻

昭公并殺二大夫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書名　陸氏淳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名之又明死者無罪胡傳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趙汸曰昭公將去羣公子傳不詳本末且昭公未卽位而先欲去羣公子亦不近人情或是當時交搆之言或弑君者誣之以謟成其無道耳史記宋世家成公卒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此國亂之由傳偶不能備史亦不復詳也　陳氏傅良曰終宋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于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

之辭也于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于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力呈反狐　晉先蔑奔秦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日泣于朝盾乃拒秦師敗之于令狐　註　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先蔑不言出在外奔　張氏洽曰如左氏說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貶之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逆公子雍并罪之也不書出以自令狐奔也河中府猗

氏縣有令狐城　啖氏助曰傳云敗秦師非也按經書戰明二師相抗敵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又在晉何相悖也經書先蔑奔秦不言出明是在外其言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爲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謬爾○愚按先蔑若在秦未嘗歸則經安得書奔秦蓋蔑逆雍之後還至令狐因晉人更前議立靈公乃復奔秦令狐是晉地故不言出也括地志令狐故城在蒲州猗氏縣口十五里林註令狐秦地謬也又按以晉人主是戰深責趙盾也何責乎趙盾有適嗣而議他立理之所不可也舍適嗣而求外君尤事之所難成也所謂大臣以其遇大事而能斷耳趙盾既逆公子雍殺公子樂又畏穆

羸而背公子雍立靈反覆甚矣豈請國之道至以秦師之送公子

雍者為寇而潛師攻之尤為悖義此盾所以不免于靈公之忌而

終冒弒君之名也

狄侵我西鄙

按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蓋狄遠于魯今越衛齊而來侵間綦脅

之勢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晉侯立故也註扈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

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　程子曰文公怠于政

事既納晉盟而又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

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　陳氏傅良曰諸侯何以不序晉于是始失伯也但書諸侯者必前目後凡一役而再有事如遂圍許盟祝柯盟重丘是也非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辭也非凡辭者散辭也　吳氏澄曰經書諸侯皆前目後凡惟此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爲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君矣不列序諸國者以無盟主而大夫强合諸國之君故畧之也崔氏許氏說同　傳云公後至不書所會劉原父駁之黃東發王方麓亦云愚謂經意在責趙盾然後會不可謂非實不然晉何故以扈之盟來討乎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高氏閌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于莒故許

其盟而請往涖之　吳氏澄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于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也況敖代弟逆名尤不正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傳報扈之盟也前年盟扈公後至晉人來討遂會伊雒之戎註衡雍鄭地　張氏洽曰後漢河南卷縣有恒顧城古衡雍也即晉文公會諸侯朝王處　汪氏克寬曰趙盾仲遂皆正卿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遂歃盟而後信大夫專權自此始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註暴鄭地　高氏閌曰暴王畿采邑詩稱暴公是也　何氏休曰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　王樵曰一事卒名謂如齊謂逆夫人也故于其至卒名之盟晉盟戎非一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兩會又各舉其地以謹夏夷之辨也左氏云珍之也大夫無遂事權臣專行而莫之忌以爲得事之宜而貴之可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穆伯公孫敖爲襄仲公子遂聘于莒己氏且爲逆莒女美穆伯自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子反莒女至是如周弔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註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敖不奔喪爲無王廢君命爲無君

其淫奔又不待貶也　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
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從巳氏之過經文原不及此事

纂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宋昭公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書司馬死不
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張氏洽曰司城即
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程子曰宋王者後得
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　吳氏澄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
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　大夫者孔叔鍾離也而

不名義槩于殺大夫而其名不必紀也司馬者公子卬司城者蕩意諸也二人特書官名以示昭公失道官非其官穀梁所謂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黎氏錞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于弑　王樵曰昭公疏忌公族而欲去之大司馬樂豫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以庇蔭矣又曰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使昭公能用樂豫之言而勿替其任則亂何由作豫知言之不從故舍已司馬以讓公子卬大司馬掌兵必選素有威望者充之今卬之為司馬特出昭公意未幾為人所殺若振槁然夫已殺三子而奔意如其奚難于君乎故春秋于此特舉司馬司城之官見

君失道而官非其人甚至于一國作亂爲後世明戒也左氏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疑傳會之詞公羊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之說尤爲無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註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厲魯以求金故不書王使　陳氏傅良曰自是魯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于經

夫人姜氏如齊

註歸寧　出姜臨川吳氏以爲齊昭公女　汪氏克寬曰昭公乃

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立已十八年則出姜乃昭公女無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傳先都怨先克沮已登上軍殺之晉人遂殺先都註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呂氏大圭曰錄叔姬之歸紀爲歸于酅起也錄出姜之至爲歸于齊起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註與先都同罪也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孫氏覺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穀累箕鄭也　吳氏澄曰襄公于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　姜氏寶曰春秋原晉亂之本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將中軍也故殺稱人以見事由盾而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明非國討

楚人伐鄭

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伐鄭莊

楚子師于狼淵不親伐　按傳云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注以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則鄭地也何謂不親伐乎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傳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杜氏諤曰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也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張氏洽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于中國其君臣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爲政欲攘楚而大庇中夏正當力懲其始以伸霸主之威今乃視爲常役而緩不遠事諸大夫之師及鄭而楚已四

鄭公子而去豈奉天討拯焚溺之舉哉楚子之圍宋殺申無宇也投袂而起屨及室皇劒及寢門之外車及蒲胥之市嗚呼夷狄之敏于滑夏如此而趙盾自失攘卻之機春秋所以悉人之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註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畧文　孫氏復曰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　趙氏鵬飛曰諸家皆謂書楚子書椒以其慕義進之楚執宋公以伐

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亦書宜申
豈進其謀逆耶不過從其恒稱據事直書而已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註衣服曰襚　張氏洽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圖北方而來聘以觀魯之情也　邵寶曰仲子以夫而貴成風以子而尊當時周人孰不知之而未知禮法之不可也春秋因天王來賵而正之若曰此惠公之妾仲子爾貴其所貴而非禮之所當貴也因秦人來襚而正之若曰此僖公之母成風爾尊其所尊而非禮之所當尊也　王樵曰秦遠國因有翟泉之盟追賵僖公并及成風事理如此何得如公羊說以兼之爲非哉僖公

成風妾母娶于之辭亦非以子而兼母也使曰成風僖公可乎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傳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按今西安府韓城縣有少梁城澄城縣有北徵城

註不稱將帥告辭畧　按秦伐晉不稱人程胡二傳皆以秦報晉怨狄之止齋又以秦輔楚霸狄之趙氏屬詞主此說方麓云秦下當有闕文

楚殺其大夫宜申

傳楚子使子西爲宮尹子西與子家謀弒楚子楚子聞之皆殺之

註宜申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　吳氏澄曰宜申謀弒穆王而以國殺大夫爲文蓋穆王卽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者也宜申不能討賊北面事之者十年今而謀弒難免于誅矣然商臣大惡自不容天地之閒故宜申書大夫以示其意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註義與二年同

及蘇子盟于女栗

傳頃王立故也註女栗地名闕蘇子周卿士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盟不出主名趙氏以爲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

氏無傳不知用何例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作屈貉）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是會也麇子逃歸註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陳鄭宋及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于司馬麇子恥之遂逃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杜氏謂曰春秋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于蔡侯之上者蔡與楚子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于楚下以示譏也既譏之又書其爵者亦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

則不可言楚人矣　李氏廉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晉悼之伐鄭次鄫亦善之也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齊衛之次以伐晉亦貶之也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得之觀下沓莱之會新城之盟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霸也以爲無異于宋襄之時也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及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華御事能無逆勞楚子乎狄横于北楚横于南春秋書此見晉霸之衰也　張氏洽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反

註討前年逃厥貉會麇小國近楚鄭氏曰在均州鄖鄉縣　趙氏

汸曰中國無霸則楚君將稱君畧之而後稱人疑于討賊稱師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承筐

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公孫茲之子叔孫得臣之

弟郤缺冀缺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以大夫交爲會

諸侯失政大夫專之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卑魯豈非積漸使

然乎

秋曹伯來朝

傳始卽位而來

公子遂如宋

傳請復蕩意諸且賀楚師不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註鹹魯地　高氏閌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與夷狄之抗中國也狄敗不日師勝之也　按八年之間狄三侵齊一侵魯宋得臣出其不虞敗之自是有懼心惟十三年一侵衛不復窺齊魯之藩籬得臣之功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趙氏匡曰按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出奔猶但稱名况未嗣位乎且春秋正王綱之大節乃云爲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是春秋之紊王綱也一何厚誣哉　孫氏復曰莊八年郕降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之來奔蓋偪于齊爾故不名惡齊之暴恕郕之罪也按傳云不書地尊諸侯也大非春秋不登叛人之義趙伯循之辨詳矣孫明復說近理當從之

杞伯來朝

註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莊旣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　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之女惟未嫁故不繫之以國愚謂二傳是也其曰子者猶云女公子貴之也二傳以爲文公姊妹或是文公女亦未可知若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乃齊君舍之母則必非文公女也吳臨川有辨甚明趙伯循云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女果如其說于後子叔姬難通　趙汸曰按伯仲叔季惟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旣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蓋欲別于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得見經婦人唯書字故加子以異之自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學者因謂齊子叔姬爲文公女計其年又謂

非齊舍母而杞伯來朝請絕叔姬等事皆以爲非出一字之義不明而左傳有數處不可信矣按左氏于此年春云杞桓公來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至成四年又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八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考杞桓公在位最久至襄六年始卒安有一人之身兩娶魯女皆字叔姬又皆被出之理此年傳必誤畫因緣文連書杞伯來朝子叔姬卒故以成四年歸叔姬之事誤置于此耳唐啖叔佐已辨之

夏楚人圍巢

傳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及宗子遂圍巢注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傳言將伐晉註術不稱氏史畧文　張氏洽曰時秦將伐晉葢用

遠交近攻之術終春秋魯未嘗聘秦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伯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覊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皆

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註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

也河曲在蒲坂河東縣南　趙氏匡曰凡戰不言及交爲主也如

秦初伐晉而退晉復追之至河曲交戰之類是也穀梁云秦晉之

戰已亟故畧之葢不曉交爲主之意故妄爲此說　金氏履祥曰

秦晉亟戰而楚霸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　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後見于邲之敗自殺至此凡六交兵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音運公作運

註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張氏洽曰所謂莒魯爭鄆始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於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啟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書之以罪行父也　呂氏大圭曰城二邑者懼莒之難以公孫敖在焉故也　李氏廉曰成九年楚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二十五年

齊侯取鄆以居公皆此鄆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公羊作世室）屋壞

註太廟之室　公羊曰魯公稱世室胡氏取公羊蓋魯公爲魯始封之祖故魯人以其廟爲太室貴世室云程子曰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衛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註沓地闕

狄侵衛

衛侯出會狄乘虛而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註棐鄭地　趙氏鵬飛曰晉之不能宗諸侯者以趙盾之專也然諸侯非不欲從晉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曹無復顧忌眈眈然兵且及衛鄭矣故衛鄭因公如晉而各來會公蓋謀晉之霸也衛鄭之不敢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以魯深睦于晉必知其强

弱也　汪氏克寛曰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明年新城之盟服楚諸國皆棄異而即同則輔霸之功魯亦不少矣公羊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王樵曰此因承筐之會欲來謀諸侯之從楚者故公親如晉而二國因之以求成也下泉之詩小國困于大國之陵暴而思周也觀衞鄭二國之情可見矣觀衞鄭二國之汲汲于晉則陳蔡諸國之不得已于楚亦可見矣春秋詳書之以明諸侯之情且志晉政之偷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之卒魯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家氏鉉翁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師以修怨耳左氏乃云討魯之弔喪不敬彼蕞爾國安敢責禮于大邦乎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傳以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捷菑 註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季本曰新城鄭地僖六年伐鄭圍新城即此鄭爲要衝楚所必爭故諸侯謀楚會盟常于鄭地杜以爲宋地非也 黃氏震曰去年衛鄭會魯皇皇然有望于晉霸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有新城之盟盟而列序諸侯書晉趙盾不與

扈同者西疇崔氏謂新城之盟出於諸侯而扈之盟晉大夫主會也先言會諸侯後書癸酉同盟者夾漈鄭氏謂諸侯之會非一日皆集必待其集然後同日而盟也　張氏洽曰晉自襄公之末楚再憑陵趙盾得政稍加和集去歲文公之朝衛鄭求附盾因此併招致久負固之許諸侯皆至然後講同盟之禮修復齊桓之故事春秋以其僅能和集不足以方首止葵邱况霸主不臨政在大夫故止書同謀新城而已雞澤之盟亦此例也　王樵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曰同盟衆詞也且不與晉以主是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音佩）入于北斗

註孛彗也旣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傳戴師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漢五行志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弒之表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云不出七年　黃氏震曰光芒直上而如彗則曰彗光芒四出而勃勃然則曰孛入北斗者斗有環域故言入也唐李淳風始算孛星行度謂此年在角由杓入斗是月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之東故知晉齊宋當之　按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孛北斗而兆宋魯齊晉之弒昭十七年孛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東方而吳將爲楚所滅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公作接]菑于邾弗克納

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盾乃還 註邾有成君趙盾不度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曰弗克納者非力不克也義不克也 王樵曰趙盾非不知貜且之長而捷菑不當納也直欲以大國之勢強納之耳無名興師氣先不壯又聞邾人言直故陽爲義而卻其實慮納之而終不能定齊人必來爭故不得不已之耳盾之舉措每如是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傳公孫敖奔莒魯立其子穀文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穀以爲請襄仲使復之而不出三年又盡室適莒穀卒立其弟難惠叔敖又重賂以求復難以爲請許之將來而卒於齊註旣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陸氏淳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旣許其歸卽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姜寶曰敖已絕于位而書卒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敖父恩實過厚故也公與小斂書日不與小斂之說不必泥　按公孫敖前適莒而卒于齊者又奔齊以求歸也書此以志當時典禮之壞且爲明年齊人歸喪起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子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以

傾之舍立遂弑之註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以即位穀

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陸氏淳曰聖人作春秋懲奸惡若未踰年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

亂之臣皆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

異于此　胡傳州吁弑君以國氏商人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

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自蕭封人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

之也註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書字疏于例字貴于名　陸氏

淳曰奔者皆有罪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亦公弟

叔肸之比也故書字以褒之　按此經公穀皆不能詳左以子哀爲字或以爲名黎氏云子哀必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知孰是左氏居二傳之先宋昭又所稱無道者今且從左說可耳黃東發同孫明復謂是宋公族子姓哀名則斷不然春秋時人物未有以姓書者也唯婦人則稱姓

冬單伯如齊

傳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劉氏敞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爲周大夫後何以書至自齊乎張氏洽曰經不書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不復言歸京師則爲傳大夫明矣　按莊元年已有單伯至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

其子若孫耳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註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録之父母辭　程子曰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皆北面事之又執其君母齊人與有罪焉故書齊人執子叔姬　王樵曰左氏謂齊舍見弑魯請于周使單伯如齊歸叔姬齊人皆執之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非也按經文兩書齊人正不欲以叔姬繫單伯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

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此本黃東發之說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我以好請又執我使臣則其不書商人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克弑前之商人後之田氏實爲一轍舉齊人則商人之罪在其中舉商人則篡亂賊者得掩其奸矣　愚按子叔姬唐陸氏謂是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吳臨川因云齊君舍娶文公女未至齊而舍被弑姬無所從故魯遣單伯往請叔姬齊人惡而兩執之單伯如齊在叔姬歸齊之後非逆叔姬也此說無稽仍從左氏作齊舍之母爲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爲單伯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註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家氏鉉翁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爲篡奪之計昭公僅擁虛器而已華耦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于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不以君命至也書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也　趙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耦代之且來盟然後弑其君則知身爲世卿外結援鄰國內假手于襄夫人以成公子鮑之篡者華氏之族也華氏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盟主不足忌于是使華耦來盟于魯以結外援晉衛陳鄭

伐宋討弒君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于此蓋深致意焉是故特筆書其官使與八年書官者相首尾以異其事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明宋大夫之見殺者來奔者來盟者皆宋人無君之事蓋此經逸義也而爲其學者不能發明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傳其子難請于魯故歸其喪註大夫喪還不書著魯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或謂行父如晉晉請齊而齊釋之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趙氏匡曰入不言伐入而言伐見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　李氏廉曰詳此書法蓋深罪蔡也厥貉之次蔡獨從楚新城之盟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爲過也又不即聽命故特書曰于伐蔡之下見其不服而後入之未可責晉暴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傳爲齊人侵我故　趙汸曰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受賂

不克伐齊公于是遂舍晉而屈于齊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莊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　汪氏克寬曰此年盟扈欲討齊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畧諸侯而不序左氏公不與故不書之說非也　王樵曰不曰晉侯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晉不成伯也齊弒其君環視而莫能討是曰縱賊與諸侯而以賂還是曰與賊晉與賊而諸侯縱賊同其文者同其罪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侵我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討其來朝也註郛郛也　高氏閌曰

扈之會晉求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　王樵

曰晉以八國之師討齊罪取賂而還宜商人謂諸侯不能也商人

有輕諸侯之心故再侵我伐曹入其郛蓋行父是年再愬于晉春

如晉爲子叔姬也故秋侵我以報之秋復如晉愬齊侵也故十二

月復侵我以報之扈之役曹伯與焉國小而近乘侵魯之勢以伐

曹名曰討其朝魯實以懲其從晉耳商人首敗扈盟豈非晉實有

以致之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註及與也

黄氏震曰魯以齊兩見侵而求盟齊以行父兩謀齊于晉而不肯與盟　汪氏克寛曰齊惡之不與行父盟非爲大夫不可抗諸侯也特以勢亂魯脅公親至及公子遂納賂則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見侮爲恥也　王樵曰書以病魯也何以病魯示立己自强之道也扈之役魯先不會偷已甚矣齊有侵我之師我有備禦之固亦何慊焉而遽弱以求平乎若齊之惡則不待貶而見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註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視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張氏洽曰春秋徵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文

公以疾不視朔春秋書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特書公四不
視朔蓋文公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所以定哀
之時聖人惜羊存而禮廢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音西公作犀穀作師丘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註郪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註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故毀泉臺註泉
臺臺名毀壞之也　公羊以爲郎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

臺　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隳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過也公羊說是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與庸人麇人交叛之楚議徙都阪高蔿賈不可出師侵庸遂滅之　註庸今上庸縣屬楚小國　趙氏鵬飛曰楚成王穆王求諸侯遂與中國交兵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西周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蔿賈之謀乃轉敗爲成而饑饉兵革適爲興楚之資也　戴氏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　高氏閌曰楚率巴以滅庸則秦又聽命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弒君父之罪葢有

餘力而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公羊傳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汪氏克寛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不足以君宋明矣葢公子鮑厚施于國國人咸順其所欲昭公又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寄使人殺之旣殺之而猶加以美謚將以掩其弒君之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宋人弒其君旣足以著公子鮑及國人之惡而襄夫人與聞乎弒之

罪亦不書而自見矣　趙氏匡曰左氏說被殺之由云襄夫人使
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按傳例自云稱君君無道也
凡無道之人皆強暴爲人所畏祖母有何威權而能坐殺之乎若
潛謀構禍猶或可疑今乃云公知之載寶以行盡賜左右而端然
待死推之人情未之有也　趙汸曰桉明年四國伐宋傳記晉人
討罪之辭而譏其猶立文公晉語記趙宣子請師于靈公曰宋人
弒其君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必有據矣獨于
昭公見弒始終加以無道與所序之事相反何也當時列國皆政
出大夫其士民知有大夫而不有君謂趙盾弒君爲良大夫而昭
公見弒爲無道皆弒君者子孫設辭以分惡殺恥左氏不能辨遂

援以釋經且立以爲例其失甚矣　按左氏所載誠可疑又云公子鮑美艷襄夫人欲通之此事恐無有襄夫人鮑祖母此時年且五六十矣豈容與孫爲此縱有之當國大臣如華元輩亦豈肯順其意而君鮑乎高氏以爲鮑始終無弒君之跡而或有其情觀齊商人則異矣　據傳蕩意諸當以死節書杜氏云不書不告胡傳謂意諸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故削恐非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卿不書失其所也　謂卿皆稱人者以失其所討之罪　註自閔傳以下終于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趙氏鵬飛曰宋之弒君以公子鮑厚施得民奉

以爲逆也今諸大夫伐宋卒立鮑而還安在其爲討罪喪成宋之亂而已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

註西當爲北轉誤　疏傳云齊侯伐我北鄙知非傳誤者魯求與齊平即盟于穀穀是濟北穀城縣穀在魯北知爲北鄙也

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公子遂請盟公及齊侯親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傳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註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　稱諸侯散辭也當時晉郤不誅鮑亦宜廢鮑而立他公子之賢者胡乃取賂而還故不序諸侯義與十五年盟扈同陳氏謂盟會恒序諸侯于是雖霸國在焉而亦不序見晉失霸而楚興矣

秋公至自穀

註書公至自穀其不與扈盟可知

冬公子遂如齊

傳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汪氏克寛曰或謂因隕而薨雖莫得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失正終之道矣

秦伯罃於耕反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傳商人刖邴歜父而使歜僕納閻職妻而使職驂乘二人弒之註不稱盜罪商人　張氏洽曰旣書商人弒其君舍矣則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爲賊而討之反北面稱臣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于大分已定之日故春秋書弒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傳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註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 二卿如齊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亦是爲立宣公之地也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決託使以行耳

冬十月子卒 惡也公羊以爲赤

傳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屬以宣公欲立之遂請于齊齊許之故遂殺惡及其弟視而立宣公 註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王樵曰按子般子赤皆未踰年之君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子般是也既葬

則不名子赤是也子般子赤皆以不地見其弒與隱公閔公同無成君未成君之異也公穀起不日之義胡氏謂既葬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踰年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恐未必然夫稱子與名不名所以施于君見嗣親之禮也君薨不地以見其弒雖未成君亦然所以施于臣見大惡也若謂成君弒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則子般何以日乎　按傳載叔仲惠伯之死而不書于經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據傳云殺而殺之馬矢之中蓋欲隱其跡也此說近是惠伯有季友之忠而其才未稱然比之孔父仇牧則無愧矣莊十二年胡傳云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恐責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大歸也註惡視之毋出姜所謂出姜不允于魯

季孫行父如齊

姜實曰出姜歸而行父即如齊亦實齊甥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請昏納平于是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失國政在季氏于昭公也四君矣或以行父爲社稷臣豈其然乎

莒弒其君庶其

傳莒子愛其子季佗而黜太子僕僕因國人而弒之以其寶玉來奔　按庶其爲紀公自此朱爲渠邱公密州爲犂比公去疾爲著邱公先儒謂從夷俗無謚魯皆不會葬　據左氏之言是莒太子

僕弑其父也經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旣與國人同弑君則嘗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或傳文未盡實臨川吳氏亦疑之

左氏春秋集說卷五終